

第五章 單管七孔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

一、蔡國良 (kapang家名Tariu) 生命史

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原屬古樓村）

家世背景

我是民國十八年生的。我的名字叫Kapang，這個名字是我出生後母方給我取的名字。我的家名是Pavavalung。在古樓村有很多人取kapang這個名字，在南和村也有很多人取kapang這個名字，在古樓村中山路那裡也有兩個人是同名的，因為我們是同源祖先的後代。

我們是最後一批從舊古樓遷移到新古樓村的，後來因為結婚我才搬來南和村。

返原家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我要陳述我出生至今的事蹟，我就從我母親告訴我的事實來講述。我的母親名叫sauniau出生在Rhusegeseg家系。當我明白我在世上生活時，我的年紀還很小，七歲左右。那時候，我的母親曾對我說：「當你出生三個月的時候，我和你的父親就離婚了，！」然後說：「媽媽抱著你回到原家去！」母親指的原家的家名是Rhusegeseg（現由謝蘭美tjuku女士承繼，她剛去世）。我的父親再婚時就已離家出走了。我父親另外還有二個孩子，因此他總不理我。

然後，就是我心智漸開的那段時期：因為我父親不曾照顧我，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父親的存在。那時我不知道父親的模樣，只知道跟同年齡的孩童們一同玩耍。我由母親一手撫育成長，沒有像其他的孩子在很好的家庭環境中長大。

當我到了該受教育的時期，我仍住在母親的原家，還沒有到我應該屬於的家那裡。我的男友伴們曾對我說：「朋友！妳的家就在那裡呀！」他們都這樣對我說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不曾去過那裡，甚至我母親都沒有帶我去過那裡，所以我當時不知道我的家應該在那裡。小時候，我都認為那Rhusegeseg

家就是我們的家。

當我接受日本教育時，我逐漸地長大了，我才慢慢地知道，以前朋友們常談論的那個家，也就是該屬於我的家的位置。那時我很好奇地問：「朋友們！我的家究竟在那裡呢？」我們就到那家名 Tariu 那裡看看。當我知道 Tariu 將是我的家時，也同時獲知我父親已經（離家）跟別的女人結婚了，僅有我的祖父輩名 qasau 的單獨居住在那家看守。

我受了四年日本教育。我們畢業時，自認已經長大了。我的時間都浪費在遊蕩或出外訪視我們的女朋友們上。那時我還沒有回到我自己的家居住。我經常忙於青少年同伴們輪做換工或到各村落遊蕩訪女朋友。當時我常常去東部土板，跟我在土板的童年伙伴輪做換工，在那個時候，我真的都不知該住在誰家才對。

當那些老人們向我邀請說：「回家吧！在那裡屬於你的家中，只有妳的祖輩居住了！」我的母親當時就帶我離開居住已久的 Rhusegeseg 家，而到家名 Tariu 那裡居住。那時我約十四歲。我是我父親的頭胎孩子，這家屋當然由我繼承。我的母親沒有再婚，只生我一個而已。我父親再婚的妻子叫做 dravu，家名 Kurivu。我那父親總不來照顧我們。那時我已經是很標準的年青人了。從此我和媽媽及我的祖輩三個人就長期的共同生活。

成長經歷

學吹笛

我大概是小學六年級時開始學吹笛子。大約十四歲左右。我跟父親 salapel 的弟弟學的，他很會吹笛子。他對我說：去找女朋友時，對方如果聽到我們吹笛子（laliandan），她們可能比較會開門。當我們離去返家途中再吹笛子時，我們的女朋友就會覺得很捨不得、很思念（mapaula）。我便要求他為我做一支笛子。

我父親的弟弟名叫 dradrag（排行老三），他常對我說：「我們要這樣吹！」叔叔把笛子口放在我嘴唇之間，令我吹氣，由他自己將手指對在笛孔，由我吹氣，叔叔對我說：「妳好好的聽吧！」那就是我初學吹笛子的情形：我只吹氣，他移

動著手位。那位dradrag叔叔因年老得氣喘，曾回到原家居住，因此我有機會與他共同生活。那是在我祖父死後的事，我才十四歲。我青春初期約十七歲時已經會吹一些基本的笛音。

從前古樓村有很多人會吹笛子，但是我所知道的只有幾位同年齡的伙伴們。我會吹的幾首傳統曲調，完全是叔叔名dradrag教我的。我那叔叔dradrag僅僅會吹傳統的曲調。其他的那些日本歌曲，dradrag叔叔是絕對不會吹的。我自己下了功夫學會吹民謡及一些流行歌曲。

我的叔叔會吹的傳統笛韻和老村長it ja（周純秀）的笛韻有相同的地方。那已亡的drikis（家名Varalival）及蔣幸一等人會吹的傳統曲調很相同。那名叫t jagasian（家名Tjapalai）會吹其他的傳統曲調，現代只有tsutjui（邱善吉）村長會模仿吹其音。以上都是我同年紀的伙伴們。

說實在的，我比tsutjui村長會吹笛子，我能吹的歌也比他多。據說有人聽了我吹的笛聲就會睡不著覺了。很可能是因為舊古樓位於高山叢林中，所以吹笛子就會讓有些人失眠。據前輩們說：「我們聽到笛的聲音，通常都會思索往事，會胡思亂想，會更深思，如果聽到吹笛子的聲音，我們會感覺很傷感。」

當我們吹笛子的時候，我們的心情也會被玄妙的笛子聲音所陶醉，我們會想起往事說：「哎喲！真令我憶起悠遠的戀人啊！」我們的心會沈思於悲傷中，我們會思索：那位戀人有沒有體會到我藉笛子傳達的心聲？在路上吹笛時，我們會聯想：戀人啊！妳耳邊有沒有聽到我的笛音？我們在這路上也感到非常的淒涼呀！

笛子是我們去拜訪女朋友時帶的樂器。當我們走向女友家的路上，我們有心意讓女朋友聽到我的笛聲近了。我們的女朋友們聽到了笛聲通常會猜想：「他究竟要往何家尋找女朋友呢？」

當我們一直在門外吹笛子時，不管她們多累，還是會開門的。由女方的母親開門，我們進屋內就不吹笛子了，只有在路上才吹。進去以後通常是女方父母陪伴著和我們交談，還可以跟小姐對唱，如果小姐不會唱，父母親會一起來對唱。父母若喜歡這個男孩子，有時候就會逼著女孩子結婚。以前女孩子除了去山上輪工以及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和男孩走在一起之外，不可以去男方家，會被父母親

罵。

女朋友聽到了笛音會很感動。她們說：你要回家的路上，我們的心也會跟著你的笛聲一起走。女朋友們都會說：我們若聽到了笛子聲，就都睡不著了。女孩子們會罵說：為什麼要吹得那樣子，害得我們睡不著覺。她們越罵我們，我們越愛吹。我的家因為比較遠，在路上吹笛子的時間也比較長，所以大家就會罵說：你都吹得讓我們睡不著。

我們要回家的時候，在路上我們也會想並說：「哎喲！我正路過我女朋友的家，我吹的笛聲她究竟有沒有聽到呀！」有時候，我們會到其他的女朋友家訪視，我們也會在那裡吹笛子。但到第二天時，我們沒有去訪視的女朋友們會對我說：「你正路過時就吹著笛子，我們聽到後，我再也睡不著了！」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到不想吹笛子，因為我們會同情那些住在路旁多心的女朋友們，而我們僅僅要過路而已，不進屋訪談。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走到較遠的地方才敢繼續吹笛子，就怕他們會責怪我們。所以要經過女朋友家附近時，我們都盡量避免吹笛子。上山的部落和我們現在住的地方環境大不相同，現代有太多的事務使我們分心，山上就不同了。以前還在山上時，有一位醫生說：你只要吹著笛子經過，就好像風吹過一樣，我一直聽你的笛子聲，都睡不著。我覺得吹得很長，吹得會令人傷感的、曲折的、悲哀的((mapaula)笛聲比較好聽。那位名叫 sesev (日本名 Asaku)的只要聽到我吹笛子就會哭。

從前那個時代，因為這個笛子吹出的聲音非常令人感到悲淒，我們古樓的人只要是男的就該學吹笛子。所以每當跳傳統舞蹈時，每人的右後腰都一定要插一根笛子。從那個時候，我們必定要討教那會吹的同伴們和會吹的所有人。我們的年紀升到青少年時期時，每人都要設法學吹笛子。我們所吹出的笛音，都是個人的創意。我們要很盡心努力才能學好笛子。但是，笛子很難學得動聽，我們學吹的人，並不一定都能吹好笛子。那些會吹的人就能打動人心。以往還在舊古樓時期，男人只要長大必定要有學吹笛子的心願，但很難找到真會吹好笛子的人。我們會吹笛子的人，一定是下了功夫才學好笛子，有時候我們也需要同伴們的協助與鼓勵。

我前面提到的幾位就是能吹好笛音的人。青少年伙伴們不會吹笛子是件很可

恥的事。我們一隊青少年們上山工作換工時，有的也會隨身攜帶笛子，工作累了，休息中也可以趁機會練習吹吹笛子。

要學吹好笛子，完全要看個人的學習意願，好像學生一樣；我們要耐心的學習吹笛子，那必定能學好笛音。就像一般學徒一樣，吹笛子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樂趣，要吹好笛音，完全就看個人有沒有下功夫，無論如何都需要耐心，把心牽掛在學習吹好笛子上，你必定會學好。

靜心吹笛子能忘記一切雜念。我們吹笛子心靈會享受慰藉，也會很安祥。我們在路上去女朋友的家時，吹著笛子，主要是要讓她們聽到我的心情很愉快的朝她們家走去，也表示我們腳步近了。

吹這笛子會令人感傷。如果有人剛死，我們吹笛時，據老年人說：「會讓死者的家屬更憂傷。」那些老人家絕不准我們在喪家附近吹笛子，避免讓喪家聽到笛音，以免增加喪家的哀傷、自憐。

我曾經說過，我們吹笛子的時候，僅僅是為了表示我們對情人的懷念，所以我們要出門尋找情人時，就要吹著笛子，顯示我們對情人的感念。

我已經都講過，我們吹笛子的時候，我們必懷有思念情人的情緒，所以我才說：「我每次去訪視情人時，必定要吹著笛子去，但是，我們在三更半夜裡吹笛子時，也會被老人們責罵說：「我們被笛音喚醒後，再也睡不著了！」因此在深夜裡吹笛子，會被老前輩們責備。

我曾說過：吹笛子完全關係青少年的情意，由笛音讓我們的情人細聽我們來自內心的感傷、淒涼。我們離開前吹笛，向情人告別。我們前去情人家時在路上吹著笛子，表示我們腳步近了。我們僅在懷念我們的情人時，才吹笛子表達情緒。我曾聽過：凡是男青少年都一定要學習吹笛子，因為當時僅能藉笛音找情人、訪視情人。

你們為什麼要問關於情人的問題呢？從前，誰不是我們的情人？因為凡是沒有結婚的女人都算是我們的情人（從前婚事是父母親友們的權利），我點不出名字，那時候我們都相約一道去訪視情人。我有很多情人，但我很難點出名字，這問題會令我氣逆而咳嗽吧！然而像我這種人不會羞怯，因為我很習慣與人來往。

我的母親只生我一個孩子，所以寶貝只要出外，我那母親就會擔心得哭起來。又因為我是母親的獨生子，常會引起母親的自卑感。然而我們若成了青年人就會產生特殊的榮譽感，我們就會隨時離開母親的身邊出去訪視女朋友。更簡短的說：我們會經常找同年齡的青年伙伴們上山輪做換工，我絕不會留在家看守我的媽媽。因為如此，我常引起母親傷心流淚。

那時候我成了非常成熟的青年，但我不會急著結婚。我們人會發情，我也不例外。我當時對每個人都很有興趣，老人家對我說：「妳跟某某人結婚吧！」我就堅持不答應結婚，因為我所認識的女朋友們我都很愛，我真的不知道要選哪一位才好！都是我很誠實的話，我從前的做人其他的人都知道，全村的人也都知道，正因為如此，我不會很快地結婚。我的母親常為此擔心而哭泣。我母親說：「如果妳還沒有結婚，我就死了，絕對不好！」我回答說：「但是，我要和哪一位結婚呢？我所愛的這些女戀友們我究竟要放棄哪一位？」原因是我愛全部的女朋友們。

我從初戀開始，就隨身帶著笛子、口琴。我只要出去訪視情人，我必會帶任何一種樂器做我身外的伴侶。當我們去訪視情人時很少單獨一人去。通常我們會找其他的男青年做陪伴人同去訪視情人。大致都是二人結伴一道去訪視情人，有時候我們會成群的在情人的家碰面。

我們去訪視情人時的禮規是：我們到達情人家時，不能衝入情人的房屋內。我們先就坐在屋外的 saulaulai 休息台，我們就在屋外休息台那裡吹笛子，屋內的情人聽到笛音後，她會開門、出門，表示願意會談，然後引我們進入屋裡（男女座位都分開）。有時候我們到達情人的家外，如老人們聽到了我們正吹笛子的聲音時，大人們會起來為我們開門，同時陪我們坐談。如果我們談話志趣都很相投，可以談到半夜（vetsekadan nu vengin），有時我們會延長談到公雞第一、二、三次啼叫，甚至談到天亮時，我們才自由賦歸。因此我們在半夜或快天亮時吹笛子，都會被老人們勸告說：「我們聽到笛聲就睡不著了呀！」

如果我要到較遠的家去訪視女友，那些我沒有登門訪視的住在路旁的女朋友們會告訴我說：「你曾路過！因你的笛聲我們都失眠！」那些老人們也都說同樣

的話。

我尋訪女朋友有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沒有很早結婚。我的那位女朋友名叫 Tjuai，她只是我的農事換工的朋友而已。哎呀！真的，我這個人一輩子就像年輕人一樣的性格，我絕對不知道結婚。

從前我們不能隨便到那些仇敵村落去訪視情人，但是，我的青春時期恰好是日據末期，那些仇敵村的觀念早已被日警解除了。當時的我已經可以走遍各村各地去旅行訪友，我服兵役前體檢的時候，已經是光復初期了。日本人投降後就回國，學校就停止上學了，我們畢業後還有在校生，但是，沒有繼續上學了。那時候我們都受日本教育，四年教育所畢業。我下一屆的學生還畢業了，接著中華民國政府就來了，我們這一輩的人就是日本政府和中華民國之間的人物，所以我非常明白古樓舊部落，古樓有多少人口、有多少戶。

結婚

我真的不想結婚，直到老前輩們替我湊合成婚。我二十七歲的時候才真正同意結婚，因我的心裡很想停留在青春豪放的階段，我對每個人都充滿著旺盛的興趣。

我十九歲的時候，老前輩就決定讓我結婚，但我結婚後二年就與 Muakai (家名 Tjivurhaven) 離婚了，然後我過了七年以上的單身生活。

當我結婚後，因為我和朋友們長期習慣聚集共處，我個人真的無法改變與朋友們在夜晚結伴訪視女友的習慣。我的妻子因此差一點就想壞了，但是，她久而久之就想開了。我當時常對妻子說：「我們又能怎樣？我很實在地愛你！」以後，我妻子就不再把我想得太壞，也不再把我的行動扭壞了。她瞭解了我那開放純樸的個性是改變不了的。我會想起在青春豪放時期對女朋友們和相聚的人說過的話：「我們彼此的愛情是我們未來彼此共享的回憶，我們至死都不能忘懷。」當我想起那些話，自己內心就想：「當我們結婚、我們年老時，何必一定要改變我們先前已有的回憶的思潮呢？」因此我是不會改變的，我的品行已不能改變，到現在我對我青春時期常聚集相會的男女朋友們，仍然保持原有的態度談話及來往如初。

我已是幾個孩子的父親，但到現在我的心情、個性幾乎都沒有改變過。我覺得，現在的我還是依然如故，我想全村的人必會承認這個事實。我很喜歡找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談話，我不喜歡人討厭我，我不喜歡被人家說：「我很討厭你！」我不喜歡他人用那樣的態度對待我，所以我很誠心的說：「我們怎麼可以把年輕時代的誠意放棄、不理睬！」我從出世到現在，我曾生活在世間的一切行為，我真的不會欺瞞，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話題。

婚後二年我們就離婚。當時我們都很相愛，我們原來有意思要再重圓，但是，我們可能沒有這緣份，我們都分頭各找了別人生了孩子。我二十一歲離婚，經過一段很漫長的歲月我才再婚。

確定離婚後，我偶而到外村去訪友。那時曾到 Kulaluts 部落（現今泰武村），也到土板、七佳、來義、佳平等村落去訪友。我們和 masat jang 先生經常到這些村子去訪友，那時候我真的有很好的機會經常吹笛子。當時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女友訪視，必隨身帶笛子吹。我最常去泰武部落，因為那裡和古樓很相似，那裡的部落也很淒涼，我也曾在那深山上吹著笛子、表達情意。

泰武部落裡的那一些人說：「哇！不好啊！我們不想聽笛音，會令我們更淒涼又感傷！」當時我和我的朋友 lavurhas 經常笑他們的話。我和 lavurhas 先生出去訪友時，經常在他的情人家外的休息涼台吹笛子，那泰武部落裡很在意的人說：「哎！實在不好！我們會很悲淒！」

後來我就找到一位中意的情人，結束我的單身尋找配偶的遊動生活。我對你們說實話：那時候，我還到平地去算命。我對算命的人說：「我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想結婚。」這話我是在 Girhing 家說的。

那算命的人曾對我說：「你和友人彼此間有愛情，你才能生孩子，決不要靠老前輩們為你作主！」

然後我覓得了很中意的情人，我們互談，我們彼此很相愛，我向老前輩們講解後就讓我們結婚，並不是由老人家們為我作主，是我們彼此談了戀愛後，我才告訴我母親，才讓我們結婚了。我們生有四個孩子，三男一女，我的妻子名叫 rairai（家名 Tjupaipai），是古樓血統，現在居住在南和村。

前妻 muakai 和我們還很年輕的那個時代，姻緣可能是我們家位置互相對應

產生的。從她家向上看就能看到我家，我只要出去就可以看到她他們的家。而且我出外的時候，我去訪視親人回家時，我回到了家就在外面的休息台吹吹笛子，她也在她們家前面的休息台用火把向我揮示。我和 muakai 在那時候就這樣表示彼此的愛意。那時，我們彼此很相愛，老前輩們很合好。

但是我在那個時候，很習慣常常出去訪視朋友。我們結婚後我仍保持年輕人的風度，照常地去訪視男女朋友們，我沒有改變我往常的一視同仁的作法，因此我們離婚了。不久，前妻 muakai 和 drangadrang 就結婚，居住在從我家算起第五家那裡。當時我仍然是單身漢，我依舊每晚吹著笛子出去訪視其他的情人。muakai 懷舊情曾對我說：「你只要吹笛子路過，我就無法再入睡了啦！」她又說：「你的笛音令我感傷、悲淒！」她還說：「我很想離婚再與你重圓。」但是，我就對她說：「絕對不要再離婚！」她常對我說：「你只要吹著笛子經過後，我再也睡不著了！」其實，我有時候也是故意吹的，以回憶舊情。

那我——是的，我習慣常吹笛子出去訪友，我真的不能改變我那出外吹笛子訪友的習性。因這理由使前妻對我有疑心，使得我們終於離婚了。也因為我常吹那笛子，又引起她想和後夫離婚的思緒。但是，我卻對她說：「不要再那樣想吧！」她常對我說：「你如果常吹著笛子路過，我就不會再睡覺了！因此我很怕我的先生！我猜想我丈夫的心裡很可能正在想：我的內人是因聽到他的笛聲，所以再也不睡覺了！」她經常這樣告訴我。

我們人的那種性慾是不能終止的啦！我過單身生活七年之後認識 rairai 才再結婚了。又因為我真不能改變出去吹笛訪友的習慣，我又很喜歡和男青年朋友們一起到他們的情人那裡換工，而且我常陪那些未婚青年出去吹笛訪情人，rairai 也對我起了疑心，企圖想與我離婚。她很坦承地對我說：「你還是不願意改變你不斷出去訪友吹笛的習慣！你好像是青年小伙子！」

但是，我們有生孩子，所以我們婚姻才牢固。我的內人罵我，所以從那時候我再也不出去訪友吹笛子了。而我在那個時期，我說：我們結婚後，我仍然想和男青年朋友出去吹笛訪視情人，我很有興趣常帶笛子陪我那些未婚的男青年們去訪視他們的情人。據這個理由，我被指認是壞丈夫。

當我有了孩子後，我很習慣出去吹笛訪友又有興趣與未婚的男青年朋友們輪

做換工，那時我和未婚男青年朋友們組成一群，再尋找一些女青年朋友們輪做換工（農事完工的效力很快），同時趁機會教有心學吹笛的男青年朋友們。我們遷下來以後，我在現住的南和村還經常吹笛子。

現在有人將這些事告訴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曾對我說：「你這位父親！你必然很少留在家裡！你只愛出去訪友吹笛子！」孩子說的這些話，都是別人對於我的成見卻轉告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也曾引用這樣的話罵我勸我，我當時就對孩子們說：「是的！但是，我並不是都會純粹的在玩耍呀！天亮後我都為家在工作！晚上我出去吹笛子時，孩子們都會安定！孩子們必有母親在家裡照顧！但是，我再說明白：天亮日出時我就到農耕地工作去了。」然而，晚上，我決不單獨留在家裡。所以從那個時期到現在的男朋友們仍然還保持來往互助。我的內人也已經習慣了我常往各處各地聯絡工作，現在我的內人不會再罵我了，我也不再出去吹笛子了，因為我的年紀也老了，我很不好意思再出去吹笛子了。我停止出去吹笛子訪友迄今約有三十年。

我現在的妻子是因為我吹的笛音很好而愛上我的。她曾這樣對我說：「當你吹著笛子經過我們的家，往我那位朋友家去訪視的時候，我的心就開始煩亂。」

我的三個孩子已結婚了，還有一個男孩子沒有結婚。我的頭胎老大是男的，老二、老三也都是男的，老四是女的，已經結婚了，只有那老三男孩，還沒有結婚。

工作現況

我不僅是會吹笛子而已，我還會做其他的工作。目前我沒有時間做農務，我們在製造原住民排灣族紋樣的水泥方磚，可以貼在牆上裝飾用。例如：我們為來義國中的水泥圍牆貼上的水泥方磚，我也曾在台北的房屋上貼飾那水泥方磚。

我們南和村只有兩個人正在製造原紋方磚，但那製造工地不在我家，而是設在 Saudreng 老師的工作坊那裡。誰開始創意的呢？我的那位伙伴就是 saudreng（賴老師）。我們合夥大約有六年左右了。我們也做木雕的工作。

我們家也有旱地，但我們很久沒有去耕作了，連我們的芒果園也多年沒有管理了。我沒有時間，所以我們都不理那些農務了。

關於笛子

我們來義鄉單管口笛叫做 lalindan，也可以叫做 pakulalu。以前有很多人會吹。會吹的人大都是因為自己父親會吹，然後傳下來的。有一位白鷺村的人 tjuvelelem Tsamak 很會吹，但是現在病得很嚴重。以前古樓村我知道我的 vuvu 會吹，還有我父親的弟弟也會吹。那時雖有很多年輕人在吹，但是都不是很會吹。有一位 valilan Likis 很會吹，但是已經去世了。

目前我所知道的吹笛者，還存有一位是父輩的 drangadrang 先生（由舊古樓遷到南和村），但是他已經是非常的老，還有我本人，還有一位 Pailus（白鷺村）的 valeruk。新古樓村會吹笛子的有村長邱善吉（家名 Tjakisuvung）還有我的朋友蔣幸一（家名 Tjapalai），還有老村長周純秀（maitjar 家名 Rhu jakutsan），此外就沒有人吹得好。那位名叫 gilegilau 的是住 Pailus 村的人，他已經死了，我聽過他吹的笛韻，我覺得他吹的笛音很像是古樓村的笛韻吹法，真會令人感覺到非常悲傷。

我除了會吹兩首傳統的曲調外，還會吹其它的歌。有一首曲調是快速的，也就是手指移動的速度較快（我到女朋友的房子外面時，用較快的速度來吹奏）。並沒有說一定要什麼時候才能吹笛，憑自己的喜歡想要什麼時候吹都可以。像我都是把笛子和口琴輪流吹。口琴我是跟別人學來、聽來的。日據時代老師有發口琴給我們，但是會的人不是很多，一個學校差不多只有一、兩個會吹。我們一直重複吹就好像是在對話、比喻（ palutavak ）。像我吹的這一段，就好像哪嚕灣一樣。我們每個人心裡想說什麼都不一樣，雖然吹出來的音都一樣。古樓村所使用的笛子都是七個孔的笛子，可是吹時最後一個孔不按。如果我們沒有開最後一個孔會不好聽。

大部分做笛子都是用 ka qauan 竹子，因為節都一樣長，又很薄，聲音較響亮。吹口的塞子是用較軟的，稱作 Vus 的樹來做。笛身大多雕刻人頭或百步蛇，但沒說一定要是頭目才能吹口笛和在笛身雕刻圖案。通常古樓村的頭目都不會吹笛子，頭目都不好意思向人家學習。頭目找女朋友時是由頭目的好朋友代吹。

當我還很年輕的時候，我經常遊走各部落去訪視情人，我知道在泰武部落也曾有人經常吹笛子，但是，吹的笛韻都不一樣，和我們古樓人所吹的笛韻不同，各部落所吹的笛韻都不相同。

我個人覺得那個時候吹這個笛子並沒有任何別的意義，只在出去尋找情人時才用得到。所以有關吹笛子，我認為最適合在深具傷感之悲淒中吹奏，以散發激情。這是我個人的基本理念。那種內心的感傷，就是我們對情人的懷念。我們對情人的那種懷思也會令人憂傷。這個笛子的聲音別人聽了就會將感受告訴我們說：「笛音真會令人感到非常悲淒哀傷！」我們就會想像說：「原來就是那樣的感受！」如果在半夜以後我吹著笛子經過他們的家，那被笛音喚醒的人，他們就會對我說：「如果你們吹著笛子經過，我們被笛音喚醒，我們的心就會感到憂傷，因此我們就不想再睡覺了，那種悲哀的心情不是能哭叫出來，乃是內心深處勾引起回憶。」

當別人告訴我的孩子們說，我這父親過去常常出去訪友吹笛子的事時，我的孩子們都已經很大了。

我都鼓勵我的孩子學吹笛子。第三個兒子今年二十六歲，是開巴士的司機，他都將笛子放在自己的床邊學習，可是還不會。我曾經在小學教啊。還沒有人會吹，小朋友都很用力吹，我都叫他們不要那麼用力。

現在我的孩子們也要我不要再吹了，他們說聽起來好像有人去世一般，我們會害怕。他們也曾錄過音。錄音的帶子，被一個專門到各地賣東西的人一直隨販賣車播放，結果帶子都聽壞了。